

按刻傷寒圖歌活人指掌卷之四

藥評

各平新
增詞括

諸承氣湯大柴胡湯

傷寒忌用
凡子藥附

大便鞭十餘日看證可下則用大柴胡溫下之以過經其
人氣稍虛當下者用大柴胡則穩恐承氣湯太緊病人不
禁又云凡太便秘而妨悶恐尚有表證者亦須少少飲小
承氣湯微解之切不可過多令勿大洩也

傷寒論陽明病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治法少與
小承氣湯腹中轉矢氣者此有燥屎也乃可攻之若不轉
矢氣者此先鞭後澹也切不可攻之必腹脹不能食也

傷寒論卷之八
潮熱條云設當行大承氣湯亦須先與小承氣湯不轉失
氣者不可攻也

譌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飲小承氣湯一
升若轉失氣者更飲一升若不轉失氣者勿更與也仲
景無治法活人書用小柴胡湯明日又不便脈反微瀼
者裏虛也此爲難治仲景無治法活人書用黃耆建中
湯

傷寒有承氣之戒又問轉藥孰緊荅曰大承氣最緊小承
氣次之調胃承氣湯又次之大柴胡湯又次之仲景云
蕩滌熱積皆用湯液不得用丸調胃承氣子藥不可不知也

湯有芒硝有故叔和云小承氣爲主也
大凡小湯有芒硝者爲緊無者次

大柴胡又一證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而痞鞭嘔吐而利
非大柴胡不可也此非是有陽明證而嘔又非霍亂吐
利謂之太陽大柴胡證也故可下之

血證中別有桃仁承氣湯血證有本條

大小承氣湯

傷寒凡下要精專極熱心煩不惡寒脉下掌中頭汗出時

潮譏語苦難便下焦轉失調多燥脉滑承氣小爲凡大

滿大實被火病脉沉實喘腹疼連胃間宿穀并煩躁渴

熱膿便血又鮮能食便澁時腹脹大承氣劑悉皆痊

傷寒論卷之四
調胃承氣湯

大陽不解脉沉時振慄還生汗泄瀉倘脉陽微宜再汗陰微可下莫生知蒸蒸發熱二三日陰脉微時欲下之譏語鞭便調脉順鬱煩滿痛便當施

大柴胡湯

熱多寒少鬱微煩心下仍兼急嘔干假使過經渴微痞大柴胡下悉能寬

桃仁承氣湯 祇當湯

太陽邪熱結膀胱病者精神略似狂少腹結來誠痛急表

罷桃仁承氣湯

邪氣傳裏微沉脉發在熱結在膀胱少腹鞭滿有瘀血可下宜投抵當湯

小柴胡湯論

近時多行小柴胡湯不問陰陽表裏皆令服之此藥差寒不宜輕用雖不若大柴胡承氣之緊要之藥病不相投其爲害一也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小柴胡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爲逆時湯必蒸蒸而振發熱汗出而解

小柴胡湯謫

少陽一證小柴胡藥性差寒仔細推勞復熱潮仍可覓傷寒和解放而殊

大青龍湯

大青龍證脉似桂枝反無汗病似麻黃反煩躁是也

有汗

為桂枝証脉緊不煩躁為麻黃証

大青龍湯治病與麻黃湯證相似但

病龍鍾而又加煩躁者用大青龍湯也以其風并傷

寒俱盛故青龍湯添麻黃又合以桂枝湯藥味在內更

加石膏所以為緊此治榮衛俱病若證不審誤用大青

龍湯則發汗多傷人

以其有煩躁一証故可用大青龍也

大抵感外風者為傷風感寒冷者為傷寒故風則傷衛寒

則榮桂枝主傷衛麻黃主傷榮大青龍主榮衛俱傷也

風傷衛者病在皮膚之間
是以衛行脈外爲陽主外

皮膚之間衛氣之道路故也

其病淺傷寒榮者寒氣中於肌肉也以榮行脈中爲陰
主內肌肉之間榮氣之道路故也其病深所以桂枝與
麻黃所施各異戒勿誤用以有淺深之病不同然殊醫
當審諦大青龍湯宜戒用仲景云脉微弱汗出惡風者
不可服青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以服真
武湯仲景特設此藥以救之

大青龍湯謄

風寒俱見大青龍榮衛皆傷乃可攻汗出惡風脉微弱按

傷寒論卷之七逆爲凶

白虎湯

證治論云白虎湯性涼惟夏至后可用謂如地土七八月
猶熱設有壯熱爲病和度尚可用白虎湯服之自然汗
解然白虎湯用石膏故治傷寒不專於白虎湯或問條
兆曰杜壬張翼皆言夏月若果見麻黃桂枝證豈亦得
不用而用白虎也兆曰此說尤妙但臨時看證如虛弱
人老人不可亦用白虎也蓋白虎性涼耳若得之下利
腹痛者可勿服改服小柴胡也

活人書云或問夏至後皆可行白虎湯耶答曰白虎湯治

中暍并汗後一解表藥耳非正傷寒藥也今之醫者凡
六月中病多云中暍不辨熱病用藥大涼况夏日陰氣
在內最難調治白虎湯尤宜戒之

評曰證治論云白虎用石膏亦治傷寒不必專治暍也活
人書云白虎湯治中暑并汗後一解表藥耳朱監作活
人書後序云夏月納陰在內不可食熱乃君子扶陰發
陽之時也此間又云陰氣在內禁用涼藥已上所證多
不同大抵隨時審證當用即用不可執一說也

白虎湯譌

中暍汗之堪解表藥性寒涼恐不經老弱脉虛寧勿服故

將白虎號湯名

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晝夜血出証治論服麻黃湯發煩月膜劇者必動出涕

書人

麻黃桂枝湯

頭疼發熱汗出惡風宜桂枝湯之類應解散而用桂枝者
頭疼發熱無汗惡寒宜麻黃湯之類應解散而用麻黃
者二者均爲解

散正分輕重不可不察也仲景云無汗不得服桂枝有汗
麻黃古人有汗者當解肌無汗者當發汗

八陽尚有差別而況不分陰陽而用藥乎堂汗

卑下而汗亦死古人所以云桂枝下咽陽盛

則斃謂當下而汗也承氣入胃陰盛而亡謂當汗而不
也陽盛者內熱內熱屬裏故當下也誤投桂枝是陽盛
即斃也陰盛者惡寒惡寒屬表故可汗也誤投承氣是
陰盛而亡也信乎麻黃桂枝大小承氣者死生之係也
麻黃桂枝湯詩

傷寒無汗屬麻黃有汗桂枝可作湯設服麻黃轉煩躁目
瞑劇者衄來防陽盛桂枝行即斃不然_也逆吐紅漿桂証
若逢夏至後石膏加入桂枝旁

桂枝石膏湯

傷寒二日外與諸湯不差脉熱仍數邪氣猶在經絡未入

傷寒論卷之四
藏府者桂枝石膏湯主之此方可夏至後代桂枝證用
若加麻黃可代麻黃青龍湯用有汗脉緩爲桂枝証無
汗脉緊爲麻黃証青龍証

十棗湯

痞證條云脇下痛乾嘔短氣身涼不惡寒汗出無表證者
十棗湯乾嘔證條云身涼汗出乾嘔脇痛不惡寒者此
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

裏有水證條云身涼表證罷欬而脇下痛者十棗湯

評大抵身涼乾嘔短氣脇痛者當行十棗湯也然須是表
證已罷方可用之表未解者不可行也藥性太猛切戒

輕用

十棗湯

頭痛心疼汗孔張嘔而下利痞非常惡寒短氣邪連脇主
治濃煎十棗湯

聖散子

論病證多變者無如傷寒或有傳者必待傳遍而後已或不傳者病止在一經又或有中濕而似之者或有疫氣而似之者如此之類極多不可以一槩舉治之之要必在察脉以觀病以表裏辨證以審其汗下然後投之以藥疾乃可得而愈也若不能求之於此而以傳授之古方謂可

以愈疾者恐或未必然譬法律之設以謂天下有罪者皆不能逃於其間也且人之情僞千變萬化法律果能盡該載乎東坡居士在黃州日得巢君所傳秘方名爲聖散子不問陰陽二證皆可服之使後人不能不致疑於其間今觀其序自謂此方用藥似乎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神物護靈不拘常制則是東坡自知其間則茱萸豆蔻良姜附子之類有陽証者不可服也又言不可與傷寒比者此言何謂耶豈其謂非傷寒然後可服此藥耶且本附豆蔻良善皆是燥而去濕者有恐黃州瀕江地多卑濕而黃之居人所感者豈非中濕而致然耶不尔則是年雨水浸

淫而人得此疾所以服此藥而多愈也苟非此而服之果能不誤病者乎又言疫氣流行之時平日以此藥煮一釜不問老幼貴賤皆令服之則疫氣不入其門東坡所以神此方者恐其用意在此而不在彼也且如疫氣之爲病四時所感亦自不同當其未發之前籍此以驅除不祥之氣則有此理若病証已見則便有陰陽之分四時各有治法當隨其證而用之豈可專用此方哉何況令之愚醫不辨方脉惑於不問陰陽二證之說以此療諸經傷寒豈不謬哉夫此方在世猶杼軸之有經一成而不可變者也傷寒之於人猶杼軸之有綿往來之變其可穷乎苟有活人之

心者不可不以此說而廣之

聖散子詩

東坡聖散出瀕黃不問傷寒陰與陽古言醫者人司命潛
心玩味活人方

炮炙煎煮法酌準料例

用藥遺事附

傷寒方內所載衡量皆依漢制與今之輕重淺深不同者
蓋隨時更變不可拘也若古方大陷胃湯大黃六兩亡硝
一升甘草二錢水六升煮取二升分二服以今用之無乃
大甚乎若以漢之五銖錢秤較加以二倍頗與今數合后
世以古之三兩爲今之一兩則彷彿也若桂枝湯用桂枝

為藥生薑各三兩即今之一兩甘草二兩即今之六錢二
字半水七升即今之二升三合半庶可適中如大陷育湯
雖三之取一亦似不倫蓋歷年寢遠傳寫乖訛或分兩少
而水數多或水多而分兩少輕重不等器量頗殊却當視
病淺深察藥寒峻以意斟量不可偏執若此甚眾不能枚
舉然秤有銖秤者有字秤者銖秤以六銖為一分四分為
一兩字秤以四字為一錢十錢為一兩若升合者古方謂
一升準今之一大白盞也一升二合從此酌量之后之雜
方謂水一盞者準今一中盞是乃酌古準今以便修製云

出指
掌圖